

唐代马球运动参与人群再探

何 颖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管理部, 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 ▶ 一般认为唐代马球运动的参与人群, 只有社会中上层阶级。实际上, 唐代下层民众也有打马球者。马球运动的实际参与人群更为广泛, 不仅包括直接打马球者, 还包括与马球运动相关的间接参与者, 如相关配套物品或设施的制作者、管理者、喜好人群、围观群众等。文章将对之逐一梳理和论述, 并指出唐人痴迷马球运动之根本原因。

关键词 ▶ 唐代体育; 马球; 运动参与人群

DOI: 10.16730/j.cnki.61-1019/g8.2025.04.009

马球运动是唐代自上而下持续盛行二百多年而不衰的一项体育运动, 其受欢迎程度也是唐代其他体育项目无法比拟的。不仅社会中上层阶级打马球, 依附于上层贵族的部分下层民众也打马球, 实际参与人群则更为广泛。本文将对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参与人群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论述, 并试图探寻唐人痴迷马球之根本原因。

1 直接参与人群

1.1 社会中上层阶级

1.1.1 皇帝本人及皇室贵族

《资治通鉴》记:“上(唐中宗)好击球, 由是风俗相尚。”^[1]在中宗影响下, 唐朝许多皇亲都喜欢打马球, 且球技很好。《唐语林》记:“玄宗尝三殿(即麟德殿)打球, ……上好击球。”^[2]唐朝共有二十一位皇帝, 史书记载的马球高手就有多位。除玄宗外, 敬宗“善击球”^[3], 宣宗“弧矢击鞠, 皆尽其妙”^[2], 僖宗“尤善击球”^[3]。皇帝的酷爱和倡导使皇室贵族对马球运动十分热衷, 玄宗时“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 归宅之后, 即奏乐纵饮, 击球斗鸡”^[4]“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1]。节愍太子墓^[5]和嗣虢王李邕夫妻合葬墓^[6]均出土了马球图壁画。

1.1.2 军中将士

马球运动是一种重要的骑兵训练方式。玄宗曾指出“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 义不可舍。”^[7]下诏将宫中马球运动推向全国, 打马球逐渐成为“军州常戏”。韩愈在《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中记:“球惊杖奋合且离, 红牛纓绂黄金鞵。侧身转臂著马腹, 霹雳应手神珠驰。”^[8]张仆射, 即张建封, 为德宗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 时任徐州刺史, 韩愈为其幕

僚。韩愈对军中打马球颇有微词, 张建封回写《酬韩校书愈打球歌》, 他用“杖移鬃底拂尾后, 星从月下流中场。人不约, 心自一”^[9]表明打马球对于训练士兵马术和培养军人合作精神的重要意义。唐代中后期在左右神策军中设有“击球将军”, 不少将士因高超的马球技术被委以重任。

1.1.3 部分文人

在皇室贵族和军队普遍盛行打马球的影响下, 唐代的文人士大夫包括文职官员和科举考试的学子也喜欢打马球, 并有擅长者。如德宗时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在永崇坊有自筑球场^[10], 文宗时户部尚书王源中假日会与兄弟们在家中打球。《南部新书》记“至清明……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球之宴”^[11]。僖宗时还发生过及第进士与神策军为争夺月灯阁球场展开的马球赛^[12]。新科进士刘覃无疑是唐代文人马球水平的极好展示者, 马球运动的盛况可见一斑。

1.1.4 权贵子弟

皇室贵族及权贵的喜好往往会影响其子女喜好, 打马球亦如是。李白有:“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 白日球猎夜拥掷。”^[13]中唐李廓有“长拢出猎马, 数换打球衣。”^[14]可见打马球已经成为当时贵族少年的日常娱乐活动, 与狩猎齐名。新科进士、马球高手刘覃正是一位权贵子弟, 其父为晚唐僖宗朝淮南节度使刘邺。

1.2 依附于上层贵族的部分下层民众

1.2.1 侍女

唐人对歌舞音乐十分喜爱, 皇宫和官僚家中普遍蓄养有歌舞艺人, 又由于在唐代女子骑马出行已是寻常之事, 这些艺伎往往成为女子打马球的主力军。例如临潼关山唐墓出土

作者简介: 何颖, 女, 中级馆员, 研究方向: 馆藏文物研究。

四件白陶彩绘打马球女俑^[15]，扬州邗江泰安出土一件女子击球纹铜镜，故宫博物院也有类似铜镜^[16]。达官贵族家中侍女打马球的形象可见于初唐名将王雄诞夫人魏氏墓^[17]。

1.2.2 宦官

皇帝喜欢打马球，自然十分看重马球高手，皇帝身边的近臣宦官常以马球作为晋升的阶梯。如《新唐书·仇士良传》记他告老还乡之时对送别宦官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少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18]这里的“球猎”即打马球和狩猎。无疑，宦官是中晚唐宫廷马球运动持续盛行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参与人群。

1.3 胡人也是唐代马球运动的重要参与人群

《封氏闻见记》记，太宗时，“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19]。胡人无疑是初唐时期马球运动的发起者、引领者和重要示范者。据统计，文献资料和碑铭墓料中记载的胡人贵族约有百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蕃将，也有一部分是文职官员^[20]。在皇室贵族和军队普遍盛行马球的浓厚氛围下，胡人蕃将和被汉化的胡人士大夫自然也不可避免。章怀太子墓和李邕墓中均有胡人马球手的形象。

2 间接参与人群

唐代马球运动的间接参与人群，主要指与马球运动有关但是却未上场打球的那部分人群。马球运动的兴盛不仅体现出唐代体育活动的昌盛，也体现出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每一场精彩马球比赛的成功举办都离不开精心准备的场地、赛马、马球、球杆和球服等物质准备，也离不开大量社会工匠和管理人员的参与。

2.1 与马球运动相关的马匹、配套物品和设施的制作者

唐诗中的“彩球”和“七宝球”即指涂有色彩或镶嵌有装饰物的马球，“宝杖雕文”则指刻有文字的马球杆，还有“数换打球衣”，这些都说明社会上必然存在专门制作马球、马球杆、马球衣等配套物品的人群。比赛专用的马匹也需要专门的饲养和训练人员，球门、记分牌等球场辅助用品也必然需要相应的制作和管理人员。

修建和维护马球场地也是一项费人又费力的工程。据《资治通鉴》记僖宗乾符二年（875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遇“突将作乱”“时方修球场，役者数百人”^[21]。唐朝的皇室球场主要集中在长安和洛阳的宫城、禁苑、内苑及离宫别苑，长安城大明宫遗址东内苑曾出土一块含元殿及球场石碑。中晚唐时期的马球场地已经遍布全国各地，除皇室球场和达官显宦的私宅球场外，各州郡也设置有专门的马球场。

例如福建福州市发现一块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球场山亭记石碑，这一球场延续了百余年，清理出的球场表面仍坚硬而富有弹性^[22]。

2.2 与马球运动有关事务的管理者及其他幕后参与人员

唐代马球运动的兴盛与皇帝的高度重视有关，除击球将军外，宫内还设有专门的“击球供奉”。至于地方的马球运动，很可能已经被纳入了地方政务并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事项之一。例如《唐国史补》记宪宗曾问：“人言卿在荆州，球场草生，何也？”^[23]此外，马球比赛的现场还需要裁判和计分人员，贵族平时打马球也离不开相关的教授和陪练人员。

2.3 配乐人员

唐代打马球时还必须奏乐，唐人南卓编撰的音乐史料《羯鼓录》之“太簇商”中就有专门的“打球”乐^[24]。羯鼓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龟兹、高昌、疏勒、天竺等地的居民都使用羯鼓。南北朝时经西域传入中原，盛行于唐开元、天宝年间。《旧唐书》记敬宗“御中和殿击球，赐教坊乐官绫绢三千五百匹。”^[25]地方马球比赛时的锣鼓队等也必不可少。

2.4 喜好人群和围观群众

马球表演是唐人节假日里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除社会马球赛外，宫廷也在寒食节安排打马球。《幸梨园观马球应制》中写道：“令节重遨游，分镳应彩球。”^[26]《册府元龟》记：“宪宗元和二年（807年）丁丑，以寒食节御麟德殿宴宰臣杜佑、武元衡……，帝与之击球于庭。”^[27]清明节新科进士的“打球之宴”，唐末昭宗被迫迁都洛阳时“所余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从上而东。”^[28]这些都反映出唐人对马球的痴迷之情。边塞地区对马球运动也十分热衷，如敦煌杂言歌词中记述过马球赛，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过彩绘泥塑打马球俑。唐人不仅喜欢白天打马球，夜里也打马球，甚至居丧期间也不避讳。唐诗中还有冬季冰上打马球的诗句。

至于马球运动围观群众的范围则更为广泛，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百姓，不分身份贵贱，各个社会阶层都可能参与。皇宫内的马球场不仅面积广大，而且平坦光滑，两边大多建楼亭，便于皇帝和大臣观摩。社会下层民众喜爱观看马球赛的热情也不可忽视，讲究一些的马球场往往设有围墙、看棚、观台等，并且围观群众常有喝彩“唱好”习俗。

3 结语

唐代马球运动参与主体级别之高、参与人群之众以及流行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根本原因在于唐人的

世界观和文化观与其他历史时期十分不同，他们在精神上更为轻松自由和开放包容，本质上需要一种能够尽情展现自我，热情奔放、勇猛刚劲的健身或娱乐方式。相比蹴鞠、相扑等竞技类体育活动，马球运动的竞技性和观赏性更强，可以很好地满足唐人的视觉审美和娱乐需求。所以说，唐代马球运动是一项自上而下能够使全民参与其中的体育和娱乐活动，是唐人追求物质和精神双重享受的必然结果，反映出唐代体育文化和市民文化的高度繁荣。

唐以后，五代十国时期的马球仍然被喜爱与追捧，宋辽金时期的上层阶级依然推崇马球运动。不过，宋以后社会文化开始从刚健勇猛向温文雅的方向演变，除了在军队沿用外，上层阶级的健身娱乐方式逐渐被“捶丸”这种较为缓和的新运动方式所代替，马球运动逐渐衰落，至明中叶以后史书中已不见记载了。

参考文献：

- [1] 司马光. 资治通鉴：第14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6624.
- [2] 王谔. 唐语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3] 司马光. 资治通鉴：第17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7851.
- [4] 司马光. 资治通鉴：第14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6701.
- [5] 王小蒙, 刘采运. 唐节愍太子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4(4): 13-25.
- [6] 冉万里. 唐嗣虢王李邕墓壁画中的打马毬图与一次唐蕃马毬比赛[J]. 大众考古, 2014(10): 51-54.
- [7] 董浩, 阮元, 徐松, 等. 全唐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1686.
- [8] 全唐诗：第10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3786.
- [9] 全唐诗：第9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3117-3118.
- [10] 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65.
- [11] 钱易. 南部新书：第1036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87.
- [12] 王定保. 唐摭言：第1035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721-722.
- [13] 全唐诗：第5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712.
- [14] 全唐诗：第14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5455.
- [15] 赵康民. 唐代打马球小考[J]. 人文杂志, 1983(3): 86.
- [16] 马富坤. 扬州出土的唐代打马球铜镜[J]. 东南文化, 2000(10): 50-53.
- [17] 王文浩, 吴业恒, 张西峰, 等. 洛阳唐代王雄诞夫人魏氏墓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 2018(3): 15-29.
- [18]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第19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5874-5875.
- [19] 封演. 封氏闻见记：第862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443.
- [20] 韩香. 隋唐长安中亚人考索[J]. 人文杂志, 2001(3): 115-120.
- [21] 司马光. 资治通鉴：第17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8178.
- [22] 林丹. 唐代福州球场山亭记碑与马球文化[J]. 艺苑, 2013(4): 106-109.
- [23] 李肇. 唐国史补：第1035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436.
- [24] 南卓. 羯鼓录：第839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986.
- [25] 刘昫. 旧唐书：第2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508.
- [26] 全唐诗：第4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083-1084.
- [27] 王钦若. 册府元龟：第904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55.
- [28] 司马光. 资治通鉴：第18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8631.